

饊

□南子(乌鲁木齐)

我家楼下拐角处有一家“阿布拉的饊”店。“阿布拉”是一个打饊男人的名,打饊打出了名气后,便用自己的名字开了好几家饊店。

当街一个大炉膛前,买饊的队伍每天排成一条长龙。在冬天,新疆的漫长白昼只剩下两个时辰——清晨和黄昏,中午和下午全没有了,被寒冷洞穿了。街道肃穆。

黄昏,刚挤下班车的人,一眼瞥见饊店门口排队的人群,白色热气在头顶升腾,炉膛里的熊熊火焰,上蹿中发出“呼呼”声响,形成视觉上生机盎然的画面。

那些排在最前面等热饊出炉的人,一点也不无聊,看伙计们打饊。只见烤饊的伙计,先将燃烧得火红的饊坑洒上水,饊坑上方立刻喷出腾腾热气——温度够了,可以烤饊了!

打饊是个极辛苦的行当,因而,饊店里都是男人打饊。“阿布拉的饊”店里几个维吾尔族小伙子,每天穿着一件过于宽大的蓝色工装,都是一副瘦小脏黑的模样。身子由于常年单调的劳作,已有些佝偻,黑瘦的脸像是从没洗干净过。他们分工明确,技艺娴熟。面团在手中几经揉捏,用擀面杖推展成圆形饊饼胚,待成形后,手持一只叫作切克库西的饊戳子,在面饼上均匀地戳满孔状花纹。

据说,这种古老的花纹传承了几千年。可为什么一定要在面饼上戳出小孔孔呢?据说这样打出的饊才会受热均匀,酥香可口。然后,将事先切好利碎的洋葱与芝麻充分搅拌,均匀地涂抹到饊面上,再扔给另一位打饊的小伙计。只见他快速地将饊饼胚在托盘上调整平整,再在饊胚背面洒上水,下到炭火饊坑里面,将还饼放进烧得滚烫的饊坑里,还不时地探下身子,朝饊坑口察看。火光映照着他的脸,黑里透着红亮。

我好想替代他,探身向饊坑里,看一看火辣辣的炉火胸膛里,那些成熟的、紧凑的、热气腾腾的、香喷喷的饊。它们有如挂满的勋章,一个紧挨另一个,个个金黄、茁壮、膨胀——是快要炸裂的生与欲望。

几分钟后,饊便烤熟了。打饊伙计用一柄铁钩钩住,猛地一抛,划出一道漂亮的弧线,滚落在台面上,每只冒着热气的饊面上,都有字母样的花饰纹,还撒满了厚厚一层白芝麻。

带着蒸气的麦香、芝麻香搅和在一起的咸香味,轰地一下子扑过来,混合在空气中,合着鼓风机的轰鸣声,还有小伙子们辛勤劳作的声音,在一个又一个飘雪的黄昏,给边城冬天的夜晚平添了一种温情。

真是太馋人了。若是加了班没顾上吃晚饭的人,闻到这股凶猛的、带着能量的食物香气,往往会熏得口干舌燥。若是咬一口,仿佛咬到了这个夜晚最美味、最凛冽空气。

排在队伍后面的一些人等久了,胃抵挡不住,呼啦啦地烧了起来,口水从胃里蹿出,一起涌到嗓子眼——有人受不了了,催促正在慢吞吞交钱买饊的人:“动作快一点嘛,饊都凉了,不好吃了。”

烤饊的小伙子似乎对这一情景见多了,他微微笑着,故意把手里的铁钩子弄得叮当作响。

饊店打饊的夜晚,我有时从楼上的窗户里,听见楼下饊店里传来小伙子们的歌声,整条街道就只听见这几位维吾尔族小伙子愉快的歌声。

我打开窗,雪像干硬的沙土,从窗外扑进来打我的脸。楼下的道路旁,孤零零的火车站牌,仿佛在茫茫风雪中被地而起,雪地上印满杂乱的车辙印,仿佛一条素锦通向远方——水雾、煤烟、霜雪、冬日的暖流,整个夜晚浓稠的睡意,再加上从风雪夜飘来的歌声,有一种将劳动的沉重,化为全身心投入后的轻盈,化为普通平凡,却不可摧毁的激情——它壮大了人们生活的胆魄,让我觉得,他们是那样的幸福,那样健壮而不可摧毁——

饊在新疆很常见,考古人员经常随手就能挖出千年前的饊,极为干燥的气候条件使它得以较好地保存,仿佛过一秒,它还在饊坑烘烤。

虽然新疆各地做饊的方法和做饼并无太大差别,都是揉面团、揪剂子、盖被子、擀饊胚、戳花儿、蘸料、烤饊,但在新疆人心里,饊就是饊,饼就是饼,它们并

不一样。“我们一天三顿离不了饊,只要有水有面有饊坑,就永远饿不了肚子。”他们这样说。

简单至极的饊,几乎百年来未曾在新疆人的生活中改变过。再硬的饊,只要一泡进水里,就立马松活了。大部分人家里,几乎一日三餐离不开饊。有些饊是昨天的,有些饊是三天前的,有些饊是一周前的,吃一口饊,喝一碗砖茶,还有什么忧愁的事过不去呢?

过去,男人们出门时,家里的女人必须备好饊,为他送行。婚礼中,新郎和新娘要当众吃蘸了盐的饊,寓意山盟海誓、永不分离、相互忠诚。维吾尔族婴儿出生后两个时辰,要吃一丁点饊当开口饭;婴儿出生40天时,家人要做40个饊分给40个孩子,让孩子们为新生儿祝福;维吾尔族提亲、接亲,男方要带着5个大饊,这个习俗一直延续至今。

饊这种普通的食物,让我想起多年以前,我在南疆生活时的情景。

我家住了好些年平房,各族居民多处于杂居和混居状态,相处和睦。那时的我,很羡慕在自家院子或院外垒砌饊坑的维吾尔族人,因为他们随时可以生火烤制饊。不过,这些饊坑,多是一些住家户合用的。

汉族人也爱吃饊,没有饊坑怎么办?那就找一个时间,跟几个邻里主妇带上自家的面粉、清油、盐和葱,一起相约到某户维吾尔族人家打饊。打饊那天,主妇们带着孩子,头顶上顶着、胳膊腕上拎着打饊所需的食材,三五成群地向有饊坑的人家走去。

那時候车少,等车时间长。车一开过来,大家都拼了命地往车门挤。尤其高峰期,挤得没地方落脚。有时甚至车门还没关好,人还挂在车门上,车就开动了。这样赶车挤车是十分消耗体力的。所以每次我走进办公室,都像割了一上午麦子,刚从田里回来似的,累得半天缓不过气来。有一次在航空侧路,刚下车就碰到一个同学,她有点惊讶地问我怎么看上去这么疲惫?是不是病了?我说,挤汽挤的。因此在那几年里,我基本没有在工作之余写过作,几乎把所有的力气都用来上下班了。

时间转眼就到了2013年。这时候我已搬离杨园多年。6月,我把刚写完的一本书稿发给编辑后就出差了。我准备出差回来就开始另一本书的写作。但没过多久,我所在单位的主要领导突然病故。一个多月后,集团党委调整了我的岗位:除全面管理我所在的这个单位外,还要带领一个整合专班,完成三家直属企事业单位的整合剥离与转企转型,并代管一家新成立的公司。我的工作岗位,就这样突然从一个只管内容生产的业务岗位,变成了什么都要管的管理岗位。

之前几年,因为我的岗位性质,我基本没有坐过班。而更早之前的几年,我住在集团大院内,上班只需步行几分钟。岗位的调整,意味着我居家办公的好日子结束了,我必须天天打卡上班了,而且我也不可能继续在工作之余写作了。

我的驾照因为没有及时年检,早就过期了。就算没过期,我也不可能开车上班,因为家里只有一辆车。就算不计成本再买一辆,也不行,因为家里只有一个停车位。我也不会天天打车上班,即使收入允许,我也不舍得。

有人为此写过这样的细节:一群维吾尔族老太太围坐在饊坑发白的土台上,表情和交谈带着某种神秘色彩,好像她们不在烤饊,而是在为叫“饊坑”的妇女接生。如果你站在一旁看得饶有兴趣,她们会很高兴。可能还会让你脱鞋上炕,和她们一起吃饊,你吃个饊边边,她吃个饊心心。

刚打出来的热饊有些烫,但不是那种锋利的烫,这种烫温和而妥帖,表皮烤得焦脆金黄,合着麦香、葱香一下子捕获了我的心,那我毫不犹豫,撕下一块就往嘴里送,满足感一下子充满了全身。每一个空虚饥饿的细胞瞬间获得了某种浮力,身体立刻变轻了。

那个年代的饊,用料简单,就是面粉、葱还有盐。但是吃到嘴里就是可口。

如今,因加入的材料和制作过程不同,饊的口味已多到眼花缭乱:甜饊、油饊、肉饊、芝麻饊、玫瑰饊、奶子饊、辣椒饊、巴旦木饊、酥皮饊、葡萄干饊、薄高饊、坚果饊等。

我最喜欢吃的是辣椒饊。将辣椒炸熟,做成辣椒酱,涂在饊上,又辣又甜,且香味绵长的辣椒配上刚出炉的热饊,攒劲极了。

饊除了口味不同,大小也各异。最小的饊称作“托喀西”饊,一个人吃毫无负担;最大的饊叫“艾曼克”,是座车所独有的。

座车的饊有多大?买过一次后就知道了。

这种直径近一米“艾曼克”饊,被饊店的店主从柜面上推过来,人们伸开双手迎接它的瞬间,都会被眼前这个色泽金黄、大如车轮的东西所震慑,感觉它根本不需要人口,就有了一种饱腹感。

那尺寸啊,就像是超出了人眼的容纳范围,轻松占据了视线,离得再远也会成为目光的焦点。当有人举着它向你迎面而来,眼前除了饊,基本上什么都看不见了。



在地铁里写诗

□华姿

说到武汉的发展,作为一个已在武汉工作并生活40年之久的老武汉人,我感受最深的一点便是:武汉公共交通的巨大变化,给我们带来的便利与福祉。

上世纪90年代初期,我住在武昌杨园,在汉口航空路上班。那时长江上还只有一座桥:武汉长江大桥。通常情况下,我要先步行十几分钟,从小区走到铁四院,在铁四院门口乘汽到中华路,从中华路步行到司门口,再爬100多级台阶到武昌桥头,然后乘汽到航空侧路,下车后再步行约20分钟到单位。有时候我也走另一条路:先骑自行车到月亮湾码头,再坐轮渡过江,然后在粤汉码头乘汽到航空侧路,再步行到单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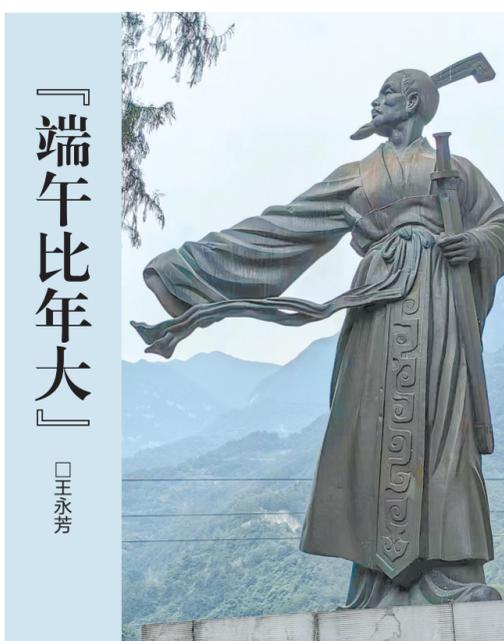
那时候车少,等车时间长。车一开过来,大家都拼了命地往车门挤。尤其高峰期,挤得没地方落脚。有时甚至车门还没关好,人还挂在车门上,车就开动了。

这样赶车挤车是十分消耗体力的。所以每次我走进办公室,都像割了一上午麦子,刚从田里回来似的,累得半天缓不过气来。有一次在航空侧路,刚下车就碰到一个同学,她有点惊讶地问我怎么看上去这么疲惫?是不是病了?我说,挤汽挤的。因此在那几年里,我基本没有在工作之余写过作,几乎把所有的力气都用来上下班了。

时间转眼就到了2013年。这时候我已搬离杨园多年。6月,我把刚写完的一本书稿发给编辑后就出差了。我准备出差回来就开始另一本书的写作。但没过多久,我所在单位的主要领导突然病故。一个多月后,集团党委调整了我的岗位:除全面管理我所在的这个单位外,还要带领一个整合专班,完成三家直属企事业单位的整合剥离与转企转型,并代管一家新成立的公司。我的工作岗位,就这样突然从一个只管内容生产的业务岗位,变成了什么都要管的管理岗位。

之前几年,因为我的岗位性质,我基本没有坐过班。而更早之前的几年,我住在集团大院内,上班只需步行几分钟。岗位的调整,意味着我居家办公的好日子结束了,我必须天天打卡上班了,而且我也不可能继续在工作之余写作了。

我的驾照因为没有及时年检,早就过期了。就算没过期,我也不可能开车上班,因为家里只有一辆车。就算不计成本再买一辆,也不行,因为家里只有一个停车位。我也不会天天打车上班,即使收入允许,我也不舍得。



乐平里的屈原塑像。

华夏子孙都过端午,在屈原的故乡湖北宜昌秭归,人们说“端午比年大”,这是持续一个月的重要节日。五月初五头端午,五月十五大端午,五月二十五末端午。在大端午来临前,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、中共宜昌市委宣传部、伍家岗区人民政府、屈原文化研究院邀请全国58家媒体的63名编辑、记者“寻根诗祖·问道宜昌”,开启文化寻根之旅。

根在哪里?根在故乡。

从宜昌驱车,过高速,沿香溪,盘山路九曲十八弯,车程两个半小时到达群山环抱的秭归县乐平里。这一峡谷之间的小小盆地,像世外桃源般遗世独立。“路漫漫其修远兮,吾将上下而求索”,2300多年前屈原就在这里诞生、成长、踏上求索之路。

乐平里是古名,现在行政村叫屈原村,几十户人家在村委会所在地拼成一条小巷。劳作之余的农人们正在舞狮过节,大妈们和着音乐打着渔阳,节日的欢乐荡漾开来。

据说乐平里至今保留着如读书洞之类关于屈原的遗迹和传说,我们一行登高去瞻仰屈原庙。旧时的屈原庙已坍塌,新修的屈原庙坐落在村中降钟山的山头。庙前广场上的一株古树枝繁叶茂,一尊屈原塑像佩长剑挥斥方遒。

我们拾阶而上去拜谒屈原。一个四合小院,进门一过堂,两边是展厅,正堂供奉着低头沉吟的屈原神像。

根在哪里?根在诗中。千百年间,乐平里老百姓一直吟诗作诗以纪念屈原,“白天荷锄耕作,夜晚挑灯写诗”。农民诗人还成立了“三国骚坛”诗

这时候我已年过五十,精力大不如前。想到又要天天赶车挤车,我整个人都不好了。但家人安慰我,说地铁2号线已经开通,我们家和我的单位,都在2号线上。我只需步行10分钟,就能到地铁站。到目的地站后,也只需步行七八分钟,就能到办公室。全程不超过半小时。

而且关键的关键是:坐地铁不怕塞车、不怕红灯、不担心意外和迟到,也不用着急上火地叫车、等车,或找停车位。我可以掐着点出门。如有重要会议或重要工作,我只需提前几分钟出门即可。

是的,已经是2013年,武汉的公共交通早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,我再也不用像上世纪90年代那样赶车挤车了,上班也可以是从容的。这样想着,我就渐渐平静下来,不再那么焦虑。

准备出差回来后就开始写的那本书,自然是放弃了。除了写永远也写不完的各种报告、总结、方案和计划书,4年半里我什么都没写。唯一跟文学有点关联的文字,是“我们爱读书会”历次活动的致辞。

但2017年底,我突然开始了写诗。我已经有近30年没写诗了。写诗不需要整块时间,不需要固定地点,有一个手机即可。然后有一天,就在下班的地铁2号线上,我打开手机备忘录,写了一首《坐地铁2号线过长江》

从此,在上下班的地铁上写诗或改诗,几乎成为我的常态。地铁运行平稳。地铁里冬暖夏凉。地铁里干净、安静。人虽然很多,但互不打扰。庞德说,地铁站里涌现的脸庞,是湿漉漉的黑色树干上的花瓣。可对我来说,那就是一棵棵树,走动的树或暂时停下脚步的树。我走进地铁,就像走进了一个干净的安静的小树林。我不用说话,不必应酬。我可以一直沉浸在我的语言世界里,全神贯注于一个句子或几个词,直到我这短暂的旅程終了。

当然,高峰期的2号线也是很挤的。但除非有重要工作或重要会议,我通常都选择错峰出行。因为天天上下班只坐地铁,当然也因为下班晚吧,所以周末跟家人开车出去的时候,我就像一个初来乍到的人:呀,天好蓝。呀,街上好干净。呀,蔷薇都开啦。可即便如此,我还是会坐地铁。因为毕竟只有在地铁里才能写诗呀。

社,诗社核心社员从十几人发展到130多人,如今秭归全县社员达2500多人。

他们见到了乐平里的几位农民诗人,75岁的守庙人黄家兆是其中之一,他一袭长衫,用方言给我们唱颂他写的诗歌:“不老黄连树,身修绿艳妆。枝繁餐雨露,蒂固御风霜。盛夏骄阳烈,擎天酷暑凉。虬根盘嶷岭,守望屈公堂。”

其他人也一一唱颂,屈子故里,诗情澎湃。同行的羊城晚报编委陈桥生感叹:他们是中国最风雅的农民——穿上长衫,他们就是诗人,是屈原;脱下长衫,他们是农民,是渔父。

他们沿袭千年诗风,习古韵、唱楚腔,用生满老茧的手将劳动中的见闻、生活中的感想写在纸壳、挂历上。每到端午,在乐平里唱和诗词,缅怀屈原。他们陆续出版诗集20多部,在报刊公开发表诗作1000多首,秭归也被中国诗歌协会授予“中国诗歌之乡”称号。

根在哪里?在归来兮招魂词里,在峡江号子里。你听听《屈原小招魂词》,家乡人民跨越时空在与屈原的名篇《招魂》唱和——

嗚呼,大夫! 归去,来兮。天,不可上兮,上有,云程万里;归来,归来,不可上兮。地,不可下兮,下有,九关八极;归来,归来,不可下兮。东,不可逝兮,东有,弱水无底;归来,归来,不可逝兮。南,不可往兮,南有,朱明浩池;归来,归来,不可往兮。西,不可向兮,西有,流沙千里;归来,归来,不可向兮。北,不可去兮,北有,层冰千尺;归来,归来,不可去兮。惟冀,屈公兮,返乎,故里;登彼,庙堂兮,是享,是宜。同行的韩永强老师被誉为“沧桑三峡的活化石”,他用峡江号子一遍遍吟唱“归去来兮哦!归来哦!归来哟”,直让人落泪。

“船过西陵峡呀,人心寒,最怕的是崆岭呀,鬼门关! 一声的号子,我一身的汗! 一声的号子,我一身的胆! 一声号子我浪里钻,号子一声我过险滩……”今日高峡出平湖,号子已远去,但永远留在韩永强的记忆里,自小在峡江风浪中长大,他会唱一首又一首峡江号子,“歌声中有豪情、悲怆、倔强,与屈原诗歌中的激昂情感和深沉思想一脉相承”。

根在哪里?在求索中。

屈原《天问》体现了他的求是精神,《湘夫人》中“使江水兮安流”又表明他高度关注山河安澜、百姓安康。2000多年后,屈原家乡建成了世界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,并与纪念他的建筑屈原祠同框对望,一条求索之路根脉延续,古代文化与现代工程在此交相辉映。

“后皇嘉树,橘徕服兮。受命不迁,生南国兮。深固难徙,更壹志兮。绿叶素荣,纷其可喜兮……”位于秭归的湖北屈原国际农业集团,将这首屈原的《橘颂》全文镌刻在墙上。如今秭归四季有鲜橙,“橙”就梦想。

我们还到调研了长盛川黑茶制作技艺基地、安琪集团等地,《九章·悲回风》“故荼荠不同亩兮,兰芷幽而独芳”;《九歌·山鬼》“采三秀兮於山间,石磊磊兮葛蔓蔓”;《九歌·山鬼》“余处幽篁兮终不见天”……故乡的人民从屈原诗歌中找到文化的脉络,助力茶、葛、竹等产业发展,赋能乡村振兴。

农历五月旧时因五毒(蜈蚣、毒蛇、蝎子、壁虎、蟾蜍)俱出被称为“恶月”,如今,在宜昌,在屈子故里,五月过成了整月的节,因为这里有诗祖屈原。人们在这里过三个端午,祈福禳灾,祭祀屈原、游江招魂,龙舟竞渡、骚坛诗会、庆贺夏收……屈原不仅是天才的诗人,而且是一名伟大的爱国者,无私无畏,勇敢高尚。他的形象保留在每个中国人的脑海里,他就是他生命长存的见证人。

满分父亲

□田清泉

父亲离开我们已经32年了。父亲去世时52岁,和我现在的年龄一样,我女儿今年20岁,跟我当时的年龄一样。父亲用他短暂的人生,用他不当时的面容笑貌,鞭策我认真地活着,并努力活出比他好的样子。

父亲没念完高一就回家务农了。在咱们村,因为贫穷,读书难,上大学的人不多。不管怎样,父亲仍然算“有文化”的人。后来,父亲当上了小学民办教师,又因为表现突出升为小学校长、中学校长。生命的最后,他被调到镇文教组任辅导员。他一心想当文教组组长的梦想,最终未能如愿。

父亲一辈子,觉得自己的书读少了。特别是他的四个儿子先后考上了大学,更是觉得自己跟不上时代。作为教师的他,为人师表是要有一个知书达礼的样子的,心中没有几笔墨水,站在讲台上腿脚会打颤。他深知自己的知识匮乏和不足,一直为书读少了而苦恼不已。他想继续读书,更渴望得到一张大学文凭,证明他的水平和能力。为了一张大学文凭,父亲苦苦奋斗了6年。

从1986年开始,父亲全身心投入成人高考中,几乎每年必考,对于他们那个时代的人来说,高考是一种巨大的压力和挑战。父亲参加成人高考,都以失败告终。但失败耗不尽他的决心,仍然坚持挑灯夜战,为之奋斗不休。我知道屡屡失败的父亲也有沮丧的时刻。曾鼓起勇气劝说他放弃不切实际的努力,没想到迎来的是勃然大怒。我知道伤了他的自尊心。在我看来,父亲的知识存量很难应对复杂透顶的高考。我不只一次问父亲,难道一纸文凭真的就那么重要?父亲先是愣了一下,然后笑着望着我,不说话,抽着烟,让烟圈在空中盘旋,然后看向远处,仿佛远处就有答案。我发现,那时的父亲,显得极其脆弱和无力。我又伤了父亲的心。

在我心中,父亲一生充满传奇。他高一主动辍学,原因至今是个谜。辍学后在家务农,爷爷发现父亲不是干农活的料,当时村里正好缺民办教师,爷爷就四处活动,想让父亲去当老师。父亲并不领情,他害怕胜任不了那七尺讲台。在大家耐心说服下,父亲试了几堂课,信心足了,就成了真正的民办教师。后来升为小学校长后,他还带头在学校办起了沼气池,一次在沼气池里工作,不小心让大火烧掉整个后背的皮肤。在我的记忆中,父亲不露声色,哪怕大家都打着赤膊,他也会穿着背心,因为鱼鳞似的伤疤早已铺满他的后背。烧伤的痛苦记忆未能让他工作停下来,他不断寻求改变,自筹经费办起了校办玩具厂,以此挣钱来改造快要倒塌的校舍。记得父亲在低坪小学校任校长时,经常带我去学校,那时我特别喜欢在操场上打陀螺,那十分精致的小陀螺,就是他开办的校办玩具厂生产出来的第一个产品。父亲是一个不能停下来的,整天围绕学校的发展四处奔波,干上了这一行,他生命的乐趣好像就没有其他了。他回家探亲的时间也越来越少,引起母亲的不满,每一次和母亲的吵架,都是在父亲的道歉声中结束。在一次为学生购买课本的途中,他被恶浪卷入河流,差点被淹死,被救起时,仍然死抱着课本不放。在一次表彰会上,父亲说为了他为什么卖命干的原因,他说国家帮他把他几个儿子都送上了大学,他得回馈国家,把别人家的孩子要多送几个上大学。这一点,他确实做到了。

父亲爱每一位学生,那种爱,超出对他儿子的爱。他的四个儿子都怕他,躲他,我们在学习时,他从旁经过,咳一声就能让大家紧张半天,从而不敢在学习上放松。他在资丘中学全校大会上公开讲,只要他在一天,就绝不允许任何家庭的从他手里辍学。他培养的学生很多考上了大学,其中有一位“调皮大王”在父亲的关爱下考上了大学,自始至终视父亲为再生父母,父亲去世后也不忘每年翻山涉水回老家为其扫墓。父亲从不直接干预我们的学习,但始终牵挂着我们的生活,按时寄出孩子需要的生活费和书本费。父亲收入不高,更舍不得在自己身上多花一分钱,一辈子仅穿过一次新皮鞋,系过一次牛皮带,戴过一次武汉牌手表,后来我上大学了就摘下来给了我,就连多次生病时,也拒绝去医院做全面的检查,说病小不必花冤枉钱。

父亲那么忙,哪有时间去应付成人高考! 考学校的孩子们都安静下来,他巡视完后,才能回到不足8平方米的单身宿舍,打开小台灯,从柜子里翻出教材,琢磨起对他来说几乎算是陌生的文字和公式。父亲深深埋藏于心底的梦想,做儿子的怎会不知。他心里装着一个秘密,那就是用行动与时代竞赛,与儿子竞赛,四个儿子相继考上了大学,他要尽量向他们靠拢! 在贫穷落后的土家山寨,一家涌出四个大学生,谁不为之惊叹! 父亲激动得用颤抖的双手抹下眼泪,大声叫嚷着杀猪宰羊。他还特意给母亲买了一件好看的新衣。他觉得赢得了人生。三个哥哥考上大学他都没送过,他第一次请长假送我。他兴奋而激动。但在宜昌时,他停下了脚步,无力再送我一程。他迅速买票,坐长途汽车返回了镇教组。后来才知道,他发病了,他不想让我知道他疼痛时痛苦的模样,他要回去完成工作任务,还要继续备考。

那时的父亲,已经不具有备考的能力了。他始终没有选择放弃,还是忍着剧痛,扭亮桌上的台灯,打开厚重的书籍,拿起伴随他十多年的钢笔。他哪里知道,不是所有愿望都能实现的,也不是所有实现的东西都是自己的愿望。在与生命抗争中,任何美好的愿望和强大的意志力,都抵抗不了突如其来病魔的侵蚀和绞杀,他被自己长期养成的病魔彻底绞杀了。父亲透支太多! 他不再有机会和时间去弥补身体的极度透支和亏空! 他的学校连续评为优秀,他的学生不断考上重点,他捧回一大堆优秀教育工作者、优秀共产党员荣誉证书,他被评为省级优秀教师,他的女儿又考上了大学……他累了,学不动了,走不动了。他的胃部、肝部、肾部开始剧烈疼痛,开始流血,不得不躲在学校宿舍的床上呻吟,他的呻吟声在呼吸死亡快来临结无限的痛苦,他一生的奉献换不了生命的延续……

1992年初春,父亲躺在病床上,微笑着做完了最后一道题。那试卷,是四个儿子共同为他出的。他没来得及看完批改的结果,便永远闭上了双眼。他哪里知道,他得了满分,而在儿子们的心中,他不仅是大学生父亲,而且是满分父亲!